電影週刊

通信處
小沙土園廿一號京報轉電影週刊收

第四期

出版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四日出版

影論

論中國電影當另立派別何必專倣西歐 (步堂)

印度詩人泰谷爾。嘗發表東亞文學。不可一味倣效西歐之言論。文學如此。電影何獨不然。今所謂歐化者。多歐化其形。洋服西餐耳。其有補於國家進化者何在耶。

中國電影家。以此物來自西歐。而無一不竭力追摹之。此大錯也。美國電影公司。每年出品。不知數萬千。其佈景劇本無不盡人力之能事而後已。而中國電影第一之難關。即中國人不能演外國片也。

在北京所見之美國出品略舉一二於什百。如孤女三劍客盧宮秘史等片。皆以美人而演英法各國劇。故其片中。無論其爲英法德意西葡。均可以美人狀之。而中國人面目行動風俗各事。無一不與西歐迥異。强欲倣效固甚難。此理至明。有此一端。而劇本之範圍自然無形縮小矣。(未完)

流血與愛情解疑 (顏)

流血與愛情一片，在眞光映射後，有幾個好看電影的朋友，常來問我，第一爲什麽拿着李麗吉舒那麽一個大名角，只在銀幕上現上幾現，合其時候來不到五分鐘，且模模糊糊倘非說明書上註解出他是某某活人來，直如同一個木偶罷了，第二用四種各不相關的事情，作成一張片子，忽而耶蘇，忽而新舊教，忽而波斯巴比倫，忽而同盟罷工，眞令人眼花瞭亂，第三片中無端插上個司輪迴的神，坐在椅上搖那小籃，彷彿如同乳媼看孩子的一般，究竟是什麽意思，以上三種問題，我亦不敢說知道，就我曉得的略舉一二，以供參考，

一，此片攝成在一九〇七年賴婚二孤女以前，自由魂之後，此時李麗吉舒尚未成名，只充配角，若按演片之先後說來，則無怪顧客均抱不平之思想也，

二，用四種不同時不同國之事件，以形容人類殘殺之痛史，爲片之主旨，此爲美國導演電影

之另一派別，猶之中國之有樂劇新劇等等是也，最近平安之三時代，與此片性質相同。片中大標特標曰 Act Comparation（比較劇）即此謂也，

三，四劇合而爲一顧客不易清晰，自屬當然，故加上司輪迴神，神每一現，則可換一幕，神之用恰如新戲之幕，用以區別各幕，并非有特別深意也，

攝影片談

（曼華）

電影上攝影，即成就影片之最要的事情，鄙人自幼即好照像，但自媿手術不精，關於攝電影之方法，尤爲隔閡，吾友黃君由德留學歸國，對於攝術頗給吾以良好補助，余嘗叩其關於「光」「景」的質疑，黃君爲余談甚詳，事隔經年，忘其泰半，茲追述之如下，

一，如影片上作夢常顯出一人頭或全身之一部稍劃復還，此法先令一人貼牆而立自頸下或腹部下的身子和墻壁，用黑布遮好攝取，攝後，像幻景般的退回原處，令人走去，遮已攝之部復攝之，至原止處而止，即是此現象，

二，陰陽光的攝法　攝右陽左陰的照相，祇須置燈于右旁就可以了。

三，面暗髮亮的攝法　在舶來品中，我們時時看見面部黑而髮金黃的影片。此種攝法，祇需置燈於背後，光線完全射正頭髮就行了。

四，幻景的攝法　先漸漸淡去，至完全止。用黑布蔽鏡頭，退回淡去的始點，於是漸漸加深，攝幻景的戲了。待幻景完畢。亦如是復原。

影訊

日前在平安映演巴斯祈登之滑稽片三時代現在天津光明社譯名爲古今情種

中國新出各片極爲南洋羣島華僑歡迎故多不能來京

范朋克主演之兒女英雄傳現上海已有人將原文一一譯出裝訂成本每本價五角

通信

介公先生　來稿甚佩惟鄙局稽延稿到已付刊甚歉如不以爲遲請俟下期披露如何此請

撰安　記者復

斯壬君　函悉當勉從　台命暇祈賜教以啓迷心　弟步頓

「三時代」Three Ages 評（梅花）

平安電影前一禮拜演過的「三時代」。是六捲的滑稽長片。主角勃斯祈登。Buster Keaten 算是滑稽明星中稍負盛名的人物。演來甚有精彩。比起他以前所演一二本的滑稽劇。要強得多了。片中的大旨。是說明愛情這個東西。是歷劫不變。不能隨時代遷移的。所以片中分出三個時代來。第一是歷史前的時代。Prehistoric Age 洪時代　人類的居室。用具全用石頭。可以說是石頭時代。Stone Age 第二是羅馬時代。Rome Age 就是羅馬文明的時代。第三是現在時代。Modern Age 這片子的特色。就是將同一類的事實。分在三個時代中描寫。勃斯祈登飾片中的英雄先遭失敗。而得最後的勝利。他的情敵是Wallace Beery 伯利。飾伯利者。是專飾影戲中惡少的能手。面目猙獰可怕。表情亦是可觀。在第一個時代裏頭。人類的智識極其簡單。披頭散髮。身上蒙着獸皮。他們結婚的法子。是以强力解決的。女子是男子的附屬品。他的運命是隨着强力轉移的。所以勃斯祈登。雖然得了女郎的愛情。却敵不過伯利的武勇。只好暫時失敗。眼看着心愛的女子爲他人奪去。同等的難受。末後帶着女郎逃入石頭城中。以石頭爲砲。大戰一場。卒和情

敵擊斃。二人的愛情得達圓滿的結果。這一段是描寫太古野蠻人類的愛情。對於這時代的男女衣室用器。自然用不着真確的研究。所以片中以滑稽的佈景。和表情爲重。勃斯祁登所騎的大獸。固然是假的。然假得很覺可笑。他們對於女子的舉動。更覺滑稽了。將女子頭髮一把拖着走路是表示這女子是爲我所有的。這女子便只好跟着他走。不能反抗。當勃斯祁登和伯利決鬪失敗後。很失意的臥在一塊山石上。見身旁臥着一個女子。便裝很武勇的神氣了。拉着這女子頭髮要走。等到女子爬起來。又高又大。將手中執着的一根木棒兒頭打去。勃抵擋不來。往後一跌。翻入山石後頭的深潭裡去。這時候的情形。最爲可笑。到了第二時代羅馬的宮室器具。已是大有可觀的了。勃和伯二人爭娶國王女兒。雖然伯的爵位權勢很大。國王的女兒卻與勃很有情愫。所以他屢次失敗。終不灰心。伯的車是四條駿馬拉着。勃的車是一條大馬三條小驢拉着。相形之下。未免難堪。有一天晚上伯和國王女兒在樓上說話。他在下邊彈琴。是表示羨慕國王女兒。給伯看見了。將花盆往下一推正打在他頭上。還不肯走開。一會兒來了一個女子。力氣很大。和他大開玩笑。他沒有法子。只好回去。又有一天伯和他碰見。便與他挑戰。要比賽馬車。他明知自己的四條死馬不能夠和伯的駿馬競走。然不能當場丟臉。只好答對。到了與賽的這一天。國王帶着皇后女兒親臨賽馬場覽賽。觀看的人。非常之多。這時候伯駕着兩條駿馬拉着的車。到了場內。勃跟着到場。卻駕着四條狗車。場內的人哄然大笑。心裡想着兩條狗。怎麼跑得過條馬。碰巧這天大雪。場內雪深數尺。這頭伯的車跑的很快。狗車落在後邊。到末了狗車快起來追上馬車。國王的侍衛弄鬼。受伯的指使。拿一隻黑貓放在狗的前面。以擾亂狗的速度　勃跳下車將黑貓捕着。拴在車上一根竿上。這往前追。狗看見貓在前頭跑得更快了。一會兒有隻狗壞了腿。他趕緊跳下車來。將這隻狗解下。場內的人以爲他輸定了。再看他卻從車後一只箱子打開。提出一隻預備好的狗來。將壞狗換了。此時場內看的人沒有一個不怪笑起來的。看他將好狗駕上再追。這時候。伯利的車已經快到決勝點。正替他着急。這狗車跑得飛快。到決勝點狗車剛剛過馬車。全場鼓掌。國王也很高興。他女兒更不必說了。伯遭此次失敗。存心報復。誘勃跌入獅窟中。幸虧國王看見救出。伯又遣人行刺國王。得勃捨身護衛。將伯治罪。遂得和國王女兒成婚。愛情總算占了最後的勝利。到了第三時代。勃斯祁登是窮小子。伯利是有錢的紳士。他們同看中一位牧師的女兒。牧師是一個勢利的人。當然是歡迎伯利的了。有一天伯開了一輛非常華麗的汽車。碰見勃開着一輛破汽車。他們的目標。都是到牧師家內去的。各人心裡明白。便開始比賽速度起來。跑過一條淺灘的時候。勃的破車撲拉一聲的機件全散了。勃倒在地下爬起來。一看早不見伯車的影子。看影戲的人。看到這種地方。沒有一個不好笑的。看着勃無精打彩垂頭喪氣的。往前頭走一會兒到了牧師家中。伯已先在和女郎喁喁細語。勃要和女郎說話　總是被伯所阻。那一種滑稽的情形。實在可笑。一會兒牧師回來。對伯很有禮貌。牧師是勢利的人。見勃那種窮酸樣子。便說他的女兒。美貌非常。不是有錢的富家不嫁。伯聽說遂在衣袋內取出國家第一銀行 First National Bank 存款的支票冊來。勃也在衣袋內取出一冊。上印着國家最後銀行。Last National Bank 明明是存款的冊子。牧師看見帶着輕鄙的神氣。便教僕人拿帽子。領勃出去　勃無法再留走到門口便向架上拿着伯的帽子轉身偷偷的放在伯手中。伯方與女說話。沒有留神。一回頭見自己的帽子在手上。知道是勃弄的鬼計。便不好再留。有一天勃在一大飯店門口看見女和勃二人站着說話。一溜身躲在汽車旁邊。想和女打招呼。又不敢高聲。恐怕伯聽見。身旁的汽車早已開走

。還不知道。只在那兒灣着腰向女招手看着。伯和女走入飯店門裏去了。勃也跟了進去。這一來笑話更多了。他一眼看見伯和女二人同坐在一桌上。便在對面揀了一個空桌坐下。勃未來之先。鄰坐有二個男女客人。大概是一對夫婦。男客私帶酒瓶。恐怕偵探看見。便將勃桌上的空瓶拿過來。將酒倒進。放回原處。意思似等偵探走後。可以大喝。勃來了不知道當作清水倒出便喝。一面看着伯和女二人談笑歡洽。心中難過。便一杯一杯下了肚子。侍者拿上菜單點菜。他正看着伯和女二人出神。隨便一指。却點了一隻大蟹。等到送上來。他嚇了一大跳。這時他鄰坐只剩了一位女客。手中拿着粉盒。在那兒對鏡施粉。勃便坐過去。女客自擦着粉不理他。勃忽然想起剃鬍子。便在衣袋內掏出保險刀胰皂刷子等物。將女客的鏡盒搶過來胰皂塗得一臉雪白的正打算要剃。這女客的男人走來。將他一把推開。他只好仍坐自己桌上打盹。伯是早看見勃的。見有機可乘。便假着勃的口氣。寫了一信。叫侍者送到勃鄰坐去。信內的話。是教這女子將同坐着的蠢才。想法子調開。他在身後。裝着打盹等着回話。這信是伯和女預備走的時候。纔教送去的。男子搶過來一看怒不可遏。轉身將勃提起往地下一摜。勃正在睡眼朦朧。經這一打醒過來。有冤沒處訴。也只好回去了。過幾天。勃和伯各入球隊比賽足球。伯力很猛。勃不能和他對敵。想躲開伯。這一天女友牧師都在場觀看。伯有心要將勃打倒好出風頭。博女歡心。便死跟着勃不肯放手。這時候情形。非常可笑。勃一人一人的往前換位子。伯在對列。也跟着一人一人的往前換位子。勃沒有法子躲開。被伯撞着暈過去好幾回。到末了勃忽勇猛異常。抱着球死命的往前跑。伯也死命趕去。到離伯的球門。不到三尺的地方。勃被伯按在地下，勃忽生急智。將球用兩脚夾住。往球門內一伸。算是贏了球。將勃提高四圍亂走。全場鼓掌。牧師女兒心中很稱讚勃的勇敢。伯遭失敗。想法報復。偷偷的將一瓶酒放在勃的衣袋中。等到散場便跟住勃的背後告訴了一個警察。將勃捉住一搜。果然有個酒瓶。便將他帶到局裏去了。他只好啞吧食黃蓮。有苦說不出的。跟到局裏要想法子逃走。四面一找。無意中看見伯的像片。上面寫明是犯過欺詐取財案件沒有捕着的罪犯。他心裏更加着急起來。因爲曉得伯和女是定了這一天十二點鐘在禮拜堂行結婚禮 。若不趕緊去宣佈他的罪狀。這女郎就要變做罪犯的妻子了。他急急的入電話室去打話。看守的警察很忙。一會兒換電話的來了。連電話室推出換一新的進來。看守的警察。沒有留神。當作勃仍然在裏頭。却不見出來。開門一看。空空的不見人影子。便追出門外來。勃在電話室中。不知身子已被人抬入車上。拿着聽筒還在那裏要號頭。覺着沒有聲息。開門一看。纔明白過來。趕緊就跑。追的警察也來了。他爬上五六層樓的房頂。想跳過對面屋去。跳不過攀着一根水管。水管斷了。翻下來跌在救火局裏的救火車上去。正開着去救火。原來就是警察局失火。他不知道跳下來，想幫着救 。抬頭一看。見是警察局 。轉身就跑 。跳上一輛汽車。 趕到禮拜堂。伯和女正在那兒換戒指。他 把抱着新娘。往外走。伯等追出來。已上了汽車。便也開着汽車追來。警察也追上來了。勃便當着大衆說明緣故、警察將伯帶去。勃和女重回禮拜堂牧師等着沒有散。他們倆便行了正式結婚禮。這第三時代的愛情也算告了結束、總計三個時代裏頭。最有精彩的要算末了這個時代。笑話鬧得最多。描寫極爲深刻、帶着諷世的意味。對現在的人情世態重金錢薄愛情。痛下針砭。所以這片子雖是以滑稽爲目的 却能夠便觀看的人得了 種很好的教訓。可算是寓莊於諧的了。這三個時代的結局。也很有比較的趣味。在石頭時代勃結婚後。生出來的子女。大大小小一大羣。在羅馬時代也是十幾個小孩。跟在他們夫妻後邊。到了現在時代。却不同了。跟在後邊的是一隻狗。這裏頭大有文章。意味很是深長。請看影戲的人自己去細細玩索罷。

李麗吉舒小史

『李麗吉舒』為美國電影界中之最負盛名者。細腰婀娜。弱 禁風。容貌則艷而不俗。眉目若秋水春山。平日擅演悲劇著名。生於(渥海俄)之密非爾(Springfielb)地方。初入伶界。為舞臺上之名角，嘗與其妹『多羅吉舒』Dorothy Gish同處。足跡幾遍全國。所飾皆稚童之類。蓋爾時之李氏。固一活潑玲瓏之小娃也。所演各種戲劇。均得彼方人士歡迎。後於無意中探訪其女友『瑪麗璧克福』(即影界皇后)一時好奇心勝。決然加入電影界。嘗與『瑪麗璧克福』同隸一公司。每膳必與俱。未食時。先約定用膳之前。誰能先泣而淚下者。則勝。負者作東道主。可見其隨時隨地皆在研究。盛名之來。非偶然也。伊生平所演各片，以『葛來福』所導演之『賴婚』及『二孤女』兩片。名震全球。得影界空前未有之榮譽。論者以該伶之克享盛名。咸歸功於『葛來福』導演之力。近聞該伶在意國，已離開葛氏與其妹合演一片。名曰『白姊妹』The Whit Sister。該伶飾一女教士，一切表情動作，非但不遜於前，而精警倍之。於是輿論為之 變要之該伶所以到此地步者。實非 朝一夕之力也。

李麗吉舒　　多羅吉舒

合影

哀鮑大名著五月花之一斑。不日將來京。

三十

多羅吉舒小史

多羅吉舒。家甚素。少失怙。幸乃母賢淑。毅然松竹自守。歷盡艱辛以撫養此伶仃飄薄之孤女。今則二女齊名。揚名聲。而顯父母。光前垂後。夫人取此美果。良足自慰矣。

多氏年方十歲。遂與乃姊伺乘新劇而轉影界。初隸『拜柯格雷村』Biograph 翌年。始遇葛來福。際此之時。其技日進。惟所演者祇一二本之滑稽片而已。

多氏與乃姊所演之片。各走極端。性質迥異。李麗擅演悲劇。多氏則盡屬笑片。然各盡其表演之能事。固異曲同工也。

一九二〇年臘月。多氏適傑姆黎尼 James Rennie 同時大明星康絲錮 Constance Talmadge 亦出閣。報章紀將。喧動一時。可謂無獨有偶。黎尼者。向充舞臺藝員。亦為電影界之明角。與多氏合演多年。蓋以其相處既久。由假愛情之潛移默化。轉而為真愛情也。比結婚後。黎尼曾獻身舞台。演 Pot Luck 劇。重以色相示人。一夕。黎尼忽邀『多』與同演。多固未預備也。然表演之時。中矩中規。絲絲入扣。蓋非聰穎逾恆。才技兼人者。奚可得哉。

（完）

此劇內容述英國貴族哀情痛史。饒有歷史文藝之價值。下圖爲該劇之英文原名及寓意畫

此片之價值遠在流血與哀情以上。不久到京。大約須在眞光映演云。

帝京艷影劇情

▲今天起在眞光開演

英屬愛爾蘭之山鄉間。有居民倭康納。其妻曰安琪蘭。貴族也。因與愛爾蘭平民訂婚。其家認爲辱沒家庭。力加阻止。卒與家人脫離關係。偕夫埋頭鄉曲。度其窮困無聊之歲月。其時安琪蘭已生一女。名曰麥格雷。惟倭康納呼之曰璧格。以作平民之標幟。是日安琪蘭病臥於榻。倭慰之曰。卿乃豪富門庭。徒以嫁余。故。使卿終身受苦。余罪滋深矣。安曰。否。余逆來順受。絕無悔恨。君毋快快。惟璧格爲余最親愛者。余死後。君宜善視之。倭曰。卿毋出斯言。指日令兄臨歡一至。卿之沉疴立起矣。言次。一郵使駕自由車。疾馳而來。璧出而迎之。郵則果以一函呈其父。書云。汝咎由自取。雖受痛苦。無所可惜。倭接書大失所望。未幾安琪蘭遂銜恨以死。

倭係愛爾蘭革命黨員。反對英政府高壓之政策。挈其愛女。駕臥車。遊行四鄉。到處宣傳革命。其時女已長成。亭亭玉立。麗質天生。一日倭正對鄉人演說。女倉皇奔至。謂有英國駐兵蒞止。鄉民閧然散去。匿麥田中。倭則席地臥。英兵至。察無聚衆講演等事。策騎自去。入暮。天忽大雨。雷電驟作。女懼甚。伏匿榻下。且謂父曰。余不畏電。惟雷聲可怖耳。

未幾。父女重返故居。大律師霍斯。忽登門過訪。倭延入。詰其來意。霍曰。余銜君之妻兄鏗史華斯爵士之命而來。倭怒曰。止。勿語其人。霍曰彼已死矣。臨終。頗悔從前之虐待其妹。自願提出財產。扶持甥女。以爲補過地步。欲令汝女托伊姊撫視俾受教育。倭曰。余決不令吾女離去。律師曰。否。令正在日。豈不願愛女之得受教育乎。倭聞言稱是。即日命女隨律師赴英國。

安琪蘭之姊。嫁英國富紳。夫早世。生一子名亞立克。一女曰愛瑟兒。正值銀行倒閉。所有財產。盡被覆沒。夫人憂形於色。忽閽者報白蘭求見。母子不喜其人。相率避去。蓋白蘭爲愛瑟兒所屬愛。但其人已婚 然愛仍引爲知己。二人方呢語間。偶然回首。見一鄉女。抱小犬。獨坐椅中。愛詰之。女曰。有人命我在此等候。曰。然則汝不能在廳中待人。苟欲坐者。至廚房候之耳。女乃抱犬携行篋而出。

未幾。律師入見夫人。謂奉汝兄之遺囑。以令妹之女。交汝撫視。每年給汝一千磅。以作甥女之費用。夫人正愁無所得金。聞言立允所請。律師詢問令甥女。余命其先來。何以未見。侍者曰。廚房中忽來一少女。坐待不去。或即是矣。夫人曰余之甥女。屈坐於廚房。未免失禮。立請女出見。相見後。女應對之間。不脫鄉氣。且天真爛熳。罔識顧忌。又干愛瑟兒之怒。於是家人皆白眼視之。然留女。則年得千磅。故隱忍之。

一日。忽降大雨。雷電交作。女大懼。匿榻下不敢出。其犬竄巧被繫園中。遍體淋漓。昂首狂吠。女聞聲趨出。至園中釋犬抱之狂奔。忽與一少年相撞。仆於地。少年扶之起。同返廳事。互問姓氏。因知少年名笳雷。談久之 笳欲與執手。女却之。笳雷曰。吾欲與汝爲友。汝其許我乎。女曰。吾儕愛爾蘭人。酷愛自由。最不喜爲禮法所拘束也。

居未久。夫人爲女延教師。教授讀書。從此女郎日在室內。讀笳雷所贈愛情小說。手不釋卷。習以爲常，一日。亞立克向女求婚。且曰。汝果肯嫁我。有三條件。一每日必須梳妝。二每天須易新衣。三不許再豢此犬。女曰我不豢此犬。爾以何物贈吾。亞曰。吾之身體贈汝。女笑曰，如是。余寧可愛犬。不愛汝也。亞悵而退。

明日。笳雷欲請女觀馬戲。女大喜欲行。笳雷命其徵求姨氏之同意。方可前去。夫人果不允其去。女約笳雷晚間私出。是夕。愛瑟兒受白蘭之惑。約晚間同逛外埠。女與笳雷至馬戲場。觀畢返家。時已深夜。跳足登樓。愛瑟兒正携裝夜逛。女問其何往。愛慨然告之。女曰。白蘭非鍾情之人。有盡人可欺之意。彼正式之妻。尚棄置不顧。汝無正式之婚約。焉能保其始終不變乎。愛聞語。恍然大悟。抱女失聲而哭。相扶登樓。失足而跌。聲聞內外。夫人及亞從夢中驚起。下樓察視。見一人匿於梯側。且有行篋在地。疑女私逃。啓篋視之。中有珠鍊一串。疑女所盜竊。蓋女欲保全愛之名譽。故意着愛所披之外衣。作欲逃狀。夫人責之。亦不辯。愛在傍見之。以女代彼受過。良心湧現。不覺大哭。

明日女決意隨律師返愛爾蘭。與父營平民之生活。惟終思念茄雷。父曰茄雷恐未必前來。汝徒存夢想耳。女曰否。吾料茄雷必來此。正語時。茄雷自樹後出。女大喜。介紹見父。遂訂婚約。無何在英皇宮內。舉行結婚盛典。蓋茄雷亦英國之貴族。女雖抱平民主義。反對貴族。惟其母系出貴人。遺傳貴族之種。卒與貴家結姻。是日女郎華妝而出。珠光寶氣。炫耀滿室。繡幕啟處。音樂徐奏。遙見帝后正坐殿中。女謂父曰。余一平民耳。何以至皇宮結婚。倭氏禮服莊嚴。亦居貴閥之列。顧其女曰。此非余之意。乃汝夫令汝到此也。女俯伏陛見帝后。大加嘉獎。昔日蓬首田間之鄉女。今則居然命婦矣。

電影週刊

出版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第五期

通信處
小沙土園廿一號京報轉電影週刊收

西歐片最近時尚之弊（步堂）

近年來西歐影片之出品，車載豆糧，編劇家用盡腦力，以期新穎，佈景者，盡力鋪張，以期宏麗，據不佞看來，最近西歐時尚之弊，即不注重劇情而重佈景也。。。。。。，觀夫美國報紙上之電影廣告，對於佈景必盡鼓吹之能事，如地廣若干畝，木料若干方，石料油漆若干噸，頭網衣服若干件，入場劵之價值，亦因之爲正比例，買珠還櫝，斯大不可解者，然今之京滬各舊戲園每排一新戲則往往加砌模餞，中外如出一轍又何奇之有耶，

電影事業的小障礙　培投稿

電影，小說，戲劇，音樂，四者爲感人最深的東西，雖各有短長，至若給人以正當之娛樂，與協助社會的進步底目的，則一。我國小說，戲劇均未克十分發達，電影事業尤爲微弱。年來固竭力提倡研究，然不良分子輒假電影之美名，以逞其譎詐的手段，當茲萌芽的時代，即遇此種現象，宜乎人多視電影爲畏途也，余思電影事業除人材，資本，資料外如：

（一）以前時視優伶娼妓之心視演電影者，

（二）以拆白無賴之眼目演電影者，

（三）門外漢的批評，捧角式的抑揚，

（四）一昧迎合社會的心理，

亦足爲電影的絆脚石。未審識者以爲然否，

一九二四年影界最佳之出品總評（曼譯）

一九二四年已成月份牌上過去之陳迹。此一年之中。電影界之成績。非常可觀。偉麗珍貴之影片。源源而出。爲向來所無。吾人嗜好影戲者。於飽嘗眼福之餘，莫不躊躇滿志。歸功於影戲界中之偉人。竭其聰明才力。以爭勝於銀幕之上使吾人飽眼福。誠不勝感謝之意。此中出色之人物。則有若葛來福 Griffith, 范朋克 Fairbanks, Frank Lloyd, James Cruze, Allan Dwan, Thomas H. Ince, Cecil De Mille, Sidney olcott, 陸克 Harold Lloyd, Erust Lubitsche 等皆是也

吾人觀於影界普通出品。而不禁震驚其處處流露過人之天才。則知影戲界已由社會之需要。從事改良進步。漸臻於毫無缺憾之地位。而最佳之影片。乃僅爲少數導演家之工作。固亦不可掩之事實。蓋此等人。各有戲劇的天才及學識。對於人生之眞際人道的正軌。皆有縝密深刻之研求，故能一一描寫。使表現於銀幕之上。令觀者如身入其中。而目擊其事也。

一九二四年有十一套最佳之珍品。爲名導演家

成績品之結品。吾人於擇選之時。固不勝其欽佩之意。此十二套珍片。各有永久之價值。亦即此少數名導演家之聰明才力。有永久之價值也。凡觀客能於閉幕後。歷數禮拜或數月。而不忘影片中情節者。則此片必佳。影片之優劣。正不難以此爲定評。間有導演家之作品。爲不良之題綱及說明所誤。致遭埋沒不彰之厄。然果能自信確有特長。則片中處處均可發揮一己之才學。以博觀衆之同情。而獲最後之酬報。切勿因偶爾失敗遽灰其心也。

范朋克 Douglas Fairbanks 自獨立演製影片以來。常懸一最高之鵠目。其得意之作。有如兒女英雄 The Robin Hood, 三劍客 The Three Musketeers,怪劍客 The Mark of Zorro 諸片。而壓卷者。則推「伯達之賊。」The Thief of Bagdad 一九二四年中。電影界第一之珍品也。此片美麗者幾幻。意境開拓。如連峰疊翠層出不窮。足以表現范朋克想像力之偉大。片中佈景均由五彩顏色配合。幻境迷離。令觀者如履神仙世界。追想數千年前東方之文明。亞拉伯人種之英雄美人事迹。誠不勝今昔之感。此片出世。膾炙人口。蓋范朋克之武勇彙滑稽之表情。與攝影術之特別巧妙。實開影界之新紀元。而導演之人爲盧耳華斯。Rao[illegible]之入室弟子也。

譯者按范朋克即飛來伯。其主演之兒女英雄及三劍客二片。曾在眞光電影開演。而怪劍客則曾在開明電影開演。想北京人士。猶能憶及。聞伯達之賊一片。不日將出現於上海卡爾登之銀幕。而眞光電影且有不久來京之廣告。然日期未定。不免令都人士望眼欲穿也。

一九二四年。尚有十一套珍品。其選擇之法。至爲特別。聞者或不免失驚　然著者則自信影片能感人最深者。必爲最佳之作。美國人士。極力要求影界多出描寫人生主張人道之影片者。蓋以此故。今茲所選擇。即以能否激動觀衆極深之感情爲斷。夫戲曲之情節。不外兒女言情。英雄雪恨。而戲劇之價值。則關乎做派與佈景。今所選之十一套影片。自信足以盡戲曲戲劇之能事　其名如下。(The Sea Hawk) (The Ten Commandments) (Anna Christie) (The White Sister)(The Iron Horse)(Monsieur Beaucaire) (Beau Brummel) (The Enchanted Cottage) (The Silent Watcher) (The Marriage Circle) And (Manhandled) 此十一套影片。各具特色。言情則風光旖旎。武勇則石破天驚。至於滑稽捧腹。猶其餘事。片中主要角色。皆影界明星。表情做派。無不各極其致。試約略評述之。

名導演家弗蘭克。Frank Lloyd 有最佳之成績品二。海鷹 The Sea Hawk 其一也。此片爲一九二四年之第二珍品。編劇人爲小說家Sabatini 內容情節極佳。描寫海洋劇賊。與伯達之賊一片。同屬兒女英雄之作。而做派却迥不相侔。片中主角 Milton Sills, Wallace Beery 及其餘角色演來均覺神彩奕奕。髣髴 Sabatini 當日編此小說時。眞有此數十電影員。身走筆下供其驅策者。觀衆至此亦不免汗流氣促。如親歷當年海賊縱橫時代也。嘻影戲至此。其技神矣。

弗蘭克之又　佳片爲「靜觀人。」The Silent Watcher 乃主張人道之作。上溯千古。及於現世。以一少年盡忠主人爲幹。歷盡千辛萬苦。不渝其志。片中情節。原以一不出名之小說爲藍本。一入銀幕之上。乃能描寫人生。作異常深刻之印象。片中主角碧絲女郎Bessie Love及亨特 Glenn Hunter 均爲演悲情苦劇之能手。加以弗蘭克之導演絕藝。宜此片之可以不朽也。

英士片廠 Thomas H、Ince之珍品 Anna Christie 原爲美國著名描寫海船水手之歌劇。揭穿人世之假面具。以見人生之眞際。片中重要角色。極其簡單。不過三四人。George Marion飾片中之老人。Blanche Sweet飾老人之

女。William Russell 飾火夫。此寥寥數人。演來淋漓盡致。刺激人心。異常深刻。導演此片者為John Griffith Wray.

The Ten Commandments「摩西十誡」。為宗教影片。名導演家米盧Cecil De Mille之傑構。片中情節。以摩西傳教事實為本。前半幅之海上佈景、英雄決鬥。及摩西在山巔受十誡諸景。極有精彩。後半幅描寫現代善惡之分。極為明顯。然不免張大其辭。全劇價值。在前半幅也。

The White Sister 由名導演家 Henry King 率同演員親至意大利攝演。為美國導演家在意導演之第一成績品。處處貼台劇情。無絲毫遺憾。演員以著名悲旦李麗吉舒 Lilian Gish 為女主角。以新露頭角之盧那柯門 Ronald Colman 為男主角。劇中情節。哀感動人。李麗飾女郎。誤信情人死於大戰。乃入女道院為女僧。而其情人實未死。戰勝歸來。得悉女郎為己之故。宜誓入女道院。永不嫁人。遂自殺以全女郎之志云。

約翰巴禮摩John Barrymore之傑作 Beau Brummel「喪王孫」本為出名之戲劇。巴雷摩自以名優身價、從事銀幕。固不難以舞臺上之天才聰明。收駕輕就熟之效。其飾片中之紈袴公子。表情徹派。神妙入微。片中描寫英人神氣若Willard Loins 之飾英皇太子一種貴族虛驕之態。殊為可笑。佈景精緻。而有皇家勢派服飾古裝亦貼合劇情、導演之人。為 Harry Beaumont 亦影界負勝名者也。

譯者按喪王孫片真光於星期三晚開演。巴雷摩表情精細。始終不懈。誠不愧為美國名優。劇中情節緊湊。開場便有聲有色，無平常影片散漫之病。中間離奇曲折。紙醉金迷。極頓挫抑揚之妙。一結尤不可方物。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將情場失意。日暮途窮之狀。寫來淋漓盡致。使觀者毛髮悚然。頓悟歸宿。不過一場泡影。末後靈魂脫離軀殼。有情眷屬。攜手同歸天國。乃是安慰觀者心中難過之感。不必有其事不可無此想也。

Monsieur Beaucaire 有價值之美術影片也。片中主角華蘭梯諾 Valantino 久不現身銀幕。此為其第二次粉墨登場後之傑作。描寫兒女英雄事實。雜以詼諧。做派實為最有聲色之片。華氏飾法王之堂弟。犧牲貴族爵位變名理髮匠其神彩之活潑。劍術之精妙。自足以傾倒女郎。銀幕演來。遂令觀者如目覩。此可泣可歌之兒女悲歡情事。華氏誠不媿為能手也。導演此片者。為Sidney Olcott以善導演美術片出名。

The Enchanted Cottage乃言情最佳之作。由 John Robertson 導演。意境微妙。表情精細。男角巴色姆 Berthelmess 賴婚中之大偉也。女角May Mc Avoy 亦負盛名之明星。二人演來。工力悉敵。為銀幕上表情最簡單。而感動人最深刻之作。

The Iron Horse「鐵馬」一片。描寫美國移民西方事實。為歷史的最精確最活潑的電影劇。二鐵路公司爭買西方地皮。各派幹員競爭。演來勇敢異常。笑話百出。風景亦極可觀。為福司 Fox 電影廠之出品。導演者 John Ford 即由此片出名。

The Mariage Circle「婚姻圈」一片。為導演家 Lubitsh 路畢斯。模仿賈波林 所演巴利女子 A Woman of Paris 而作。片中滑稽意味。非常充足。一脫手槍及武力之舊套。完全以歐洲大陸文雅彬彬之態度。以角智力。述奧京維也納交換夫妻事實。男主角為 Adolphe Menjon 女主角為 Marie Prevost 情節簡單。演來異常精彩。全劇價值在描寫真正之人生。不免英雄熱心兒女短氣也。

Gloria Swanson 格羅麗女士。今年有二傑作。一為 The Humming Bird 一即 Manhandled 二片皆佳。本無軒輊。而第二片描寫都市事實。較為親切有味。故取此而捨彼也。片中述一少女甚貧。其少年男友忽見其衣室中懸挂價值極高之華麗衣服。於是疑心頓生。而女郎素守本分。益不可解。轉為偵探。笑話百出

○格夢麗演來○恰合身分○體貼入微○而佈景切當○無絲毫不稱○亦難能可貴也○

以上十二套佳片○爲一九二四年中之珍品○凡戲劇中情節○如兒女溫柔○文人韵致○英雄俠義○騎士武勇○人生之社會現狀○意像幻境之離奇○推而及於滑稽動作等等○極有價值之表情○無不包羅其中○描寫盡致○劇中主要明星○影界菁華人物○不勝枚舉○姑從略焉○

墮落之窟劇本

華約翰○紐約之紳士○有聲於時○與夫人皆入中年○承歡膝下○僅一掌珠○名安琪娜○豔如春日之花○麗比秋宵之月○加以活潑天眞○嬌如小鳥之依人○華氏夫婦○愛護備至○時女已長成○父乃爲之設華筵○遍邀親友○歡宴於其家○以爲愛女出入社會之嚆矢○是夕○華堂四啓○喜氣揚溢○衣香鬢影中○珠光寶氣○眞與明燈鬥其燦爛○女御絳雪之裳○披輕霧之綃○不施粉黛○而臉暈朝霞○目含秋水○天香國色○壓倒羣芳○華夫婦顧而大樂○引見衆賓○無不嘖嘖讚嘆○女有髫年游伴○曰卡爾○翩翩少年也○與女雅有情愫○謂女曰○卿長成後○愈益美麗矣○女報以淺笑○瓠犀微露○乃益增其羞○

衆賓之中○有班尼特者○擴野不類善士○實中某婦爲之介紹○以伯爵稱之○又有紈袴子哈雷者○潛以酒入水中○時美國酒禁方嚴○衆飲水而甘○爭趨之○水立盡○哈復引女遊於園○導女吸煙○夫人見而斥之○哈曰○班尼特身爲酒販○其劣逾我百倍○何獨優容之○夫人往詰婦○答曰○其人富也○夫人返室○忽見華垂首坐書室中○若重有憂者○問之○曰○我儕已告破產○明日○此屋所有○盡屬之他人矣○夫人大驚○謀於婦○婦曰○曷使華夥於班○班能立假汝以鉅資也○夫人商於華○華抵死勿願○夫人曰○君獨不爲安琪娜計乎○今日介紹之入社會○明日使爲窶人女○好花初綻○遽予以摧殘○君何忍也○華意動○竟從夫人議○然從此遂自居罪人之列矣○

美國禁酒甚嚴○然離海岸十二里○則非其法律所能及○其處泊一巨艦○中爲酒店○不僅賣酒已也○又有跳舞之廳○廣袤十餘丈○地光如鏡○能鑒毛髮○飲興未闌○則妖姬數十人○結束登場○作種種舞蹈以娛客○於是浪子蕩娃○咸乘小汽船爭赴其處○俾夜作晝○胡天胡帝○女不幸○獲交哈雷○遂亦爲顧客之一○華夫婦殊不知之○亦幸而未與相遇○否則殆難乎其爲父母矣○

女涉世伊始○莫識利害○所交多敗類○日與之狎○樂而忘返○與卡爾相見之時○遂日見其稀○卡偶約女騎馬出遊○女應而忘之○及期卡往○則女已徇哈雷之請○同往作遊泳之嬉矣○春水綠波○浮沉其間○固人間樂事○但所交非人○殊足爲女之危○顧女仍夢夢○幸有多情之卡爾○爲女之護○此涓涓者○或勿致墮落甚深耳○

城中有野木小旅店者○華與班合營之秘密酒窟也○日之暮矣○人影幢幢○入其門者○如蟻之赴羶○女隨哈等每夕必飲於店○歡娛但苦其短○事爲卡聞○急至其處○勸女使返○女不聽○卡強之○哈阻卡○卡揮拳捁之○挾女下樓○一時人聲鼎沸○笑詈之聲振全店○華夫婦方儕班飲於樓下○彷彿聞其愛女之呼聲○急稱疾而退○時卡已送女返其家矣○

女念卡相愛之殷○頗自悔悟○翌晨○作書貽卡○囑其速來○距卡適因事終日外出○書不及見○女以電話詢之○三次勿遇○誤卡負情○方自怨恚○哈雷忽來約之赴店○女平旦之氣不敵外物之誘○竟從之去○詎警中適於是夕前往掩捕販售私酒之野木旅店○班當即被縶○華與偵探長善○得稍優待○時女方儕哈等闌賭於密室○聞警惶懼○匿於暗陬○哈乘人於危○竟欲辱女○幸華至○痛抶之○挈女而歸○乃華夫人因流連宿肆○多服猛烈之酒○竟罹喪明之慘○未幾

環球公司（Universal）最近出品（墮落之窟）為警世影片路易葛絲民亞（Louis Gasnier）為導演克蘭那（Clara Bow）為主角下圖即片中內容之一部

。華亦被捕去。華氏家庭。幾盡入黑暗之境。雖然。既往不咎。來者可追。人但能立地悔過。天必赦之。無何。夫人痛自懺悔。目光漸有復明之望。華自獄中來函。亦告以不日將蒙釋放。而女則以其純潔之愛情。交諾卡雷。一家融融洩洩。復入光明之途矣。

「西方美人」片中之男主角

克利根氏

影界武俠大明星「華倫·克利根氏」

克利根氏。身長六尺。體重一百六十三磅。貌英挺。赫赫有威。投身影界最早。一九〇九年時。克即執影界之牛耳。影片中有表演美國西方牧場之生活。實自克氏始。生平演片極多。歐戰時曾投身前敵。爲國效命。休戰後復與影界脫離者多年。最近美國須演一歷史影片「蓬車」Covered Wagon 全部十一本 述美國建國時游牧之實況。其中男主角一席。非請克担任不可。克氏乃重入影界。「西方美人」The Girl of Golden West 一片亦爲克氏所主演。內容極爲精彩。茲錄其實事如左：

美國西境。雲山深處。有劇盜焉。名羅慕納。控怒馬。馳騁林壑間。剽捷如飛。黨徒甚衆。官中莫敢犯。雖懸賞捕之。而羅猶時入於市。了不知懼。其所刦。皆貪婪之輩。而貧困者每受其賙恤。所謂盜亦有道者也。山麓有酒肆。主人爲一女郎。廉剛健於婀娜。雖處獷野之西方。而皎然獨立。懍然如不可犯。故能以一弱女子而不爲人欺。其地有村長名傑克。無夕不飲於肆。其一生嗜好。僅賭博及女色二端。涎女美。每恃村長之勢。威廹利導。無所不用其極。女漠然置之。其技亦窮。時肆中方懸有捕羅之告示。孰能擒之。賞五千元。傑炫於鉅欵。躍然欲施。其時肆門忽闢。一少年昂然而入。見女忽露驚訝之色。女欣然迎之。女嘗由他處歸。水漲不能涉河。遇此少年。負而渡之。爾時匆匆未遑一叩名姓。然一見傾心。早有相許之意。今夕相逢。喜出望外。飲以佳肴。復偕作翩翩之舞。傑克見之。直欲妒死。少年者誰。即大盜羅慕納也。知酒肆中多不義之財。本謀刦之。其黨早分布四隣。專待羅之暗記一舉。即蠭擁而前。詎羅忽遇此柔情如水之女郎。輕憐密愛。百鍊鋼頓化繞指柔。刦店一舉。早付度外矣。瀕行。女遙指山坳燈火明滅處。謂羅曰。彼即儂居也。此間非談話處。今晚十時。謹治餐以待。盍過我一敘。羅欣然允之。及時而往。沸酒在壺。蒸肴在案。女已候之久矣。羅歡然就席。坐對佳人。潤言娓娓。殺人越貨之劇盜。此時乃完全爲女高純之愛情所感化矣。夜半。羅興辭欲行。忽暴風雷雨。

瞬息而至。羅無奈。遂留女室。彼此光明磊落。本無所用其避嫌。 羅乃席地而臥。 以待天明。

羅之盜窟。亦為一酒肆。有舞女梨娜。貌僅中姿。而工於狐媚。羅偶假以詞色。梨遂謂見愛於魁。出驕儕輩。實則羅未嘗不厭其為人也。此時聞黨徒返言羅夜飲女室云云。梨大妒。誓必復仇。假得一騎。奔告於村長傑克。以羅贈彼之小影為証。囑傑往女家捕之。傑急冒雨竟夜赴女處。女藏羅於幃間。傑覓之不得。乃以梨娜所交之照片示女。並告以此即劇盜而梨娜之情人也。言已返身行。女知羅為盜。倘非所悉。但羅既贈影於舞女。足見係浪用愛情者。則為女最可痛心之事。乃責羅而與之絕。羅幾番辯白。女堅不信。羅無奈。乃啓門出。忽一彈飛來。中其胸。仍倒入室。女愛惜之念復起。急扶起藏之承塵之上。傑克復叩門而入。遍搜不得。方欲行。忽承塵之間。有血滴其掌。女計敗。羅遂被擒。傑方欲繫之行。女猝出手鎗禁之。並曰。今日之事。當以予之運命為孤注之一擲。其法維何。即我二人將以紙牌為博。汝勝則羅為汝擒。予為汝妻。汝敗則羅為予有。汝勿得復傷害其生命。傑曰諾。二人遂博。結果。女勝。傑乃忿忿而行。

自是羅遂留女處。女妥為看護。創已漸愈。一日。舞女梨娜忽造女室。堅欲見羅 女遂之出。梨怒而去。擊警鐘於市。市民畢集。梨告以大盜現在女處。趣衆擒之。村長傑克因復率隊往捕羅。村人空巷隨之。幸女聞警鐘後。知必有變。急囑羅速遁。羅強起跨馬從間道行 村衆至女處。羅已遠颺矣。村長等策馬隨之。羅創未愈。不堪馳逐。竟被擒。村人乃處以繯首之刑。女在酒肆。玉容慘白。恨不殉其情人而俱死。幸也。西方之人。向重信義。村長與女博而敗。已允以不加害於羅。故雖擒羅。仍釋之。女聞知。喜出望外。感傑不盡。未幾。女即與羅婚。並同返東土度其甜蜜之光陰云。

二孤女評論

對於二孤女影片的我見

南摩老人

二孤女一片，風靡全球，南摩老人評來，入木三寸，足為評影家之型範，此篇已早共諸世，好文不厭再讀，請勿作明日黃花看也，

記者

眞光劇場主人曾將葛來福氏 D. W. Griffith 所編演之「賴婚，Way Down East」「三劍客，The Three Musketeers」諸名劇為吾人介紹。劇飽吾人眼福。博京都人士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美好之同情。今又以賴婚主演人李麗吉絲姊妹花合演之「二孤女 The Two Orphans」 原名亂世孤雛Orphans of The Storm 蓋撮取二孤女說部中精華編演成劇者）演映於銀幕之上。萬人空巷以觀。良有以也。縱弗懸賞徵文。觀者亦必爭先恐後。余初以徵文之舉不過為該劇場以廣招徠之計。及觀畢而歸。乃憬然於該場之演映斯片於今日 更不惜多方設計以鼓舞觀者興趣。蓋有深意存焉。余於以嘆該場主事者。眞有心人也。

評論影劇。不外於劇情，演作，佈景，三者。加以眞確之論斷。俾後之觀斯劇者。知是片之「眞的美」何在。各以觀念。判其優劣。余今茲握管屬文時。預料先我而評論者不知其幾萬千人。余所欲言。或已有先我而言者已。唯是世人眼光之不同。有如其面。各抒所見。蔚為大觀。後之觀斯劇者。庸有與余表同情者乎。

二孤女影片之優美。在於表演無處不隱露一「眞」字。使觀者觸目而有感於心。恍如身在個中。與幕上人為伍。不自知其在劇場為觀衆之一份子焉。葛來福導演之功固足多。諸名角表演之極微入化。亦大可驚人已。

劇情之題旨。在於描繪社會之罪惡。貴族之殘

虐。而亂世流離之慘。暴民專橫之毒。栩栩跳動銀幕之上。而蕩漾於觀者心絃。令觀者於驚奇贊賞之外。別有會心。不期然而然永留深刻之印象於腦海。眞異觀也。

平民貴族之爭。蔑世紀無之。至於今爲烈。良以民智日高。不平之待遇。世衆所共嫉。茹恨愈深。抗力益巨。洎夫衆志成城。爭濺項血以雪公仇。則其爲勢絕偉。一發而霈然莫之能禦矣。片中第八幕演平民不勝貴族之凌暴。有志者攘臂而起。和者萬衆。以肉軀與武裝軍隊抗。其不敵也遠矣。乃各爭死恐後。血戰曾無幾時。暴君以除。貴族且無噍類。夫以法皇禁衛之森嚴。軍備之充實。朕即國家。威權無上。豈人民所易侵犯。不虞積怨既深。天人共棄。宮觀灰燼。身首異處。觀者睹此。當共憬惕於「得民者興。失民者危」擁兵自衛。非可以久恃也。殘民以自逞者。果令一觀斯片。其不竦然戰慄者。余不信也。二孤女影片之勗益吾人。豈淺鮮哉。

伯夷首陽之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余觀二孤女後四幕。直將「以暴易暴」四字。盡情描寫法民痛心疾首於暴君及貴族之殘虐。竭萬人骨血以鋤除之。一旦得勢。不肖者竊據高位。擅作威福。觀於比雷 Robespierree 之以殺人爲兒戲殘民以自逞。方納 Jacques Forget-Not 之爲所欲爲。假公以濟私。其兇狠睢恣。何異暴君。民衆不察。方以無法律自意。而不知執事者逞喜怒以殺人。無往不可入人於罪。其殘暴有甚於獨夫也。暴君之毒。發於一人。暴民爲多頭政治。竊位弄權。無異去一暴君。而易之以十數。弱者生死。危如朝露。可勝浩嘆。二孤女影片於此。再三致意。觀者對於第九幕丹頓以革命首功。乃無能格沮諸執事之草菅人命。至背衆籲天。願世人以仁慈爲懷。有不慨然於以暴易暴者乎。葛來蘿導演天才。每於隱微處見之。此其不可及者也。嗟夫。遜清歸政十二年矣。弱肉強食。戰爭曾無已時。人民担負。日深一日。僻遠鄉民。恫於匪患。每有今不如昔之嘆。執政者曷撥暇一觀斯片。知所憬夫。

二孤女影片旨趣。好任俠處爲世人鳴不平。婚姻以戀愛爲歸。乃亭蘭 Henriette Girard 之父。以平民偶貴女，而見殺。亭蘭且以賤種見棄。一不平也。貴族讌會。有酒如池。有肉如林。而街頭貧肆窗外。貧民苦覬麵包。作[illegible]可憐之色。二不平也。嘉克 Jacques Frochard 無賴。裴爾 pierre Frochard 純孝。而傅姥 Mother Frochard 溺愛長子而凌幼兒。三不平也。高車駿馬。煊赫過市。馬蹶輪鐵之下。斃民女如街狗。擲一金元爲生命之代價。四不平也。范德蘭 Chevalier de Vandrey 仁俠多情。以抗皇命。不婚貴女。爲世父伯爵 Count de Liniers 下之於獄。方納求快宿怨，制以死刑。亭蘭且以匿貴族與之同罪。五不平也。觀者於范德蘭面質法官。謂「身雖貴族。而與汝儕非仇。」一言。迴憶其施麵包而吻貧婦之情。有不忿方納之苛暴者乎。片中不平之事。不勝觀舉。編演者一一以對象映照法。烘雲托月。寓意於微。兩兩比對。令觀者屬目而奮激於中。此劇情之所以佳也。

叔世末季。人情澆薄。友悌之愛。最難能而可貴。富家兒踴於利慾。湮滅天眞。固無論矣。片中純謹如磨刀人裴爾，激於義憤。且戕兄以救孤弱。愈以顯亭蘭之所以卵翼盲妹。爲千古之至情。世有手足而情者參商者。睹此當知所勸矣。

二孤女影片所表演。無往不感觸得「眞」字趣味。亭蘭之撫盲妹。眞愛也。范德蘭之戀亭蘭。眞情也。亭蘭母氏之見遺嬰而喜。伯爵夫人（露依生母）之見綉字而泣。（亭蘭廣中綉露依之名于椅墊上見第七幕）眞慈也。范德蘭之施麵包而吻貧婦。與夫亭蘭父之欲棄弱息而並拾遺嬰以歸。眞仁也。餘如惡婦傅姥之潑。無賴嘉克之頑。侯爵普賴色 Marquis de presle 之殘暴，磨刀人裴爾之純謹。方納之怨毒。比雷之奸險。丹頓 Danton 之亢直。小丑皮卡 Picard （范德蘭侍者）之詼諧。蔑不躍跳銀幕之上。而顫動觀者心絃。其感動力之偉巨。有目共賞。固毋庸贅述矣。（未完）

電影週刊

出版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第六期

通信處
小沙土園廿一號京報轉電影週刊收

我對於中國影片事業之希望

（火文之）

影戲事業。發明於美。興起於歐。世界各國已公認爲偉大之實業。宣傳文化之利器矣。有志之士。各皆拋棄固有之職業。現身於銀幕。以是人才輩出。明星之多。不可勝數。其發達之速。誠有令人可驚者。鄙人返國時。見上海影戲院。多於他種戲館。而所映者皆舶來品。不禁爲之悲嘆。後聞上海中國影片公司。已出品者。有五六家之多。於是又轉憂爲喜。一班人所謂提倡國貨。不過普通之貨物。若製造中國影片。乃專門之事業。苟能達到國內所有之影戲院。皆映演中國自製之影片。則挽回利權。必不在少。就上海而論。影戲院若有二十家。平均每家可八百人。每券暫定二角。是則各家每日總數。可售二千六百六十六元。一年以三百六十五日計算。可挽回九十七萬三千餘元。欲達此項目的。非多辦純粹中國影片公司不爲功。

哀艷名著
五月花內容之一斑
（不日在京開演）

若永賴此五六家影片公司之出品。以應求者之需。是終無發展之日也。以中國人民之衆。愛觀影戲者之多。即增設至百家。亦不可謂多。目下製片公司有附設學會或學校者。訓練演員。俾臻完善。免蹈失敗之覆轍。用無經驗無學識者。充當演員。且攝淫片。以亂社會。是不啻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導演者須富有影戲上具體的學識。始可充任。否則徒步交易所之後塵。反增中國影戲界之恥耳。予希望已出片之公司。須固其根基。按程序以進行。勿不自量力。急功近利。則先花後果。必可獲美滿之效焉。茲就管見所及。分述如下。

(一)中國社會。日形惡劣。上海尤甚。因申地乃通商口岸。人烟稠密。良莠不齊。涉足花柳。狂嫖濫賭。以致喪命者有之。不務正業。揮金如土。流爲乞丐者有之。游手好閒。以作小竊者亦有之。吾希望各公司之出品取材於彼輩。俾執迷不悟者。以資借鏡。

(二)中國人三十歲以上者。及一部份未開通之人。皆墨守舊習。頑固不化。重男輕女。不使女子求學。譬如一家之中。有弟兄四人。年不及冠。而皆成婚。且女子之衣食住。完全依靠丈夫。若男子無能。鮮有不爲生計所困者。或四人之中。三人皆故。並遺留子女。一切生活用度。仰諸一人。以一人任全家之消費。有不失敗者幾希。且上等及中等家庭之婦女。多以作手工爲恥。甘爲寄生虫。祇顧目前。不圖善後。希望業影片者編演此類劇本。感化彼等。使人人皆能自立。

(三)婚姻爲人生幸福之基礎。三姑六婆。及媒妁之言。往往誤人終身。配合失當。造成種種隱痛及罪惡。若妻不合夫之心理。男子可以納妾。女子爲禮俗所拘。不能再嫁。致抑鬱成病。願各公司編排婚姻戲片。表現專制婚姻之流毒。及不正當自由戀愛之害。爲今日婚姻問題爭自由。

(四)中國旅外之華僑。久居異域。三四代以後。多不知中國言語。不識中國文字。即祖基何地。亦不明白。彼等完全無愛國之思想。所受者。異國之教育也。所知者。異國之歷史也。所熟習者外邦之風化人情習慣也。外國報紙又隱善而揚惡。所載者皆華人之短處。使彼等對於中國之觀念。與外人不約而同。彼等仍實行滿洲式之禮儀風俗及習慣。堅持不改。予深望各公司製造歷史及近時禮俗之影片。運映國外。將中國之優美文化。深印於華僑之腦海中。以感彼輩愛國之觀念。

(五)華僑之所以欽佩歐美各邦者。因其將實業狀況。自採取原料至造成止。皆攝成影片。富觀者一日了然。吾曾觀實業影片於總商會。見日美之實業。攝製者炫其攝術。彙爲實業公司作廣告。在中國實業。日見發達。而中國影片公司。未嘗製成一片。以資提倡。誠一憾事也。願各公司今後多攝實業影片。運映於外洋。苟實業因之發達。則國富民强。可立而待。

(六)李太白幼時。不勤於學。因見老婦磨一鐵杆。太白叩之以故。老婦答云。欲使之成鈎。太白從此覺悟。專心求學。遂得成名。古人如此。何况吾輩。余以爲學員須組織一研究會。每星期下午或晚間。開會一次。或半月一次。以資交換智識。討論已學之經驗及感想。務使精益求精。另請關於影片學識有研究者。及具有提倡影片事業之宗旨者。到會演講。以資鼓勵。

影戲與美術

徐彰

影戲誰不知道是現代最進化的戲劇，但是與舞台上戲劇，截然不同。因爲影戲映在銀幕上，完全是一個極大的框子裏面裝着無數連續的畫片。—幻燈是影戲的導綫，幻燈是畫片的放影，所以影戲就是活動的畫片。

既然是一種畫片的影戲，人們就要把賞鑑畫片的眼光去賞鑑影戲。人們賞鑑畫片終要撿

審美的，有意味的，高尙的纔能賞識。所以創造者也奉着那種使命；憑着優美的對像，或深刻的理想和高尙的意志纔能造出高尙的作品。不然那畫片就沒有價値了；也不値人家賞鑑了。

我們跑到一個美術館或一個美術展覽會中，看見兩邊佈着深藍色或紫褐色的重幕：掛了無數明明煌煌金框子中間，把一幅一幅美麗的作品湧現出來，自然而然要發生一種情感和美快。所我們踏進影戲院少不得也要發生那種影像。所以影戲是藝術的結晶品，『美』是影戲中唯一的要素！

影戲既是『美』的表演，所以無論何處都含有審美的觀念。現在把牠分開來講講。

1. 廣義的美。無論劇情咧，演員咧，攝影術咧，說明書咧，沒有一處不含有美的成分。即如把劇情而論。從前散漫，胡鬧，沒有情節的第一時期影片，一變而為千篇一律的第二時期的偵探長片，更進而至近來一般人所信仰的第三時期的愛情短片了。可見劇情的行程，也是向愛美的一條路上猛進。

2. 狹義的美。要算是背景了；背景既是占影戲中重要的位置，不可不把這『美』盡量地托出來。否則好像一個畫家作畫時，祇把五顏六色的色料塗上去，沒有用過筆觸和綫條跟着對像去表演，那就不成話了。

看過『東流』Way Down East 片中當台維和安娜並坐於綠陰芳草，喁喁情話時，面前橫流，遙對兩道飛瀑懸崖直下，誰不發生一種驚人的美感，置身於愛河中呢？假使令此二人處於一湫隘小屋之間，或在一骯髒溝渠之旁，我人又發生若何之感想呢？又羅賓漢 Rodin n Hoop 在皇宮飛檐走壁神出鬼沒時，倘使沒有這高牆巨閣來襯托，那見其如此的本領呢？所以攝影戲而能顧及背景的美，非但可以把全片生色，就是劇情也可以盡量地襯托出來。現在我國自製影片，眞是風起雲湧，進步之神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惟對於背景一層似未充分地發揮。雖有幾處把天然的美景攝入裡面，但因感光的關係攝影之不適當，不能完全把美景重映出來。所以美麗的背景，就此淹沒了。

中國著名影片人心本事

時當初夏。在風景清幽之郊外。有半西式住屋一所。建築甚樸雅。屋外繞以矮籬。花木蕃茂。芳草如茵。乃一絕幽麗之小家庭也。時正午日初斜。和風微拂。屋主人男女二人。方並坐花前。喁喁談話。男子雙眉緊促。似甚有憂者。男子曰余自新。女即其愛妻張麗英也。數年前。自新遇麗英於友人家。得友人介紹。訂為文字之交。交既久。愛芽漸茁。於是彼此覺有一種自然之要求。願由朋友而進為終身伴侶。顧自新之父。性極頑固。嫉西方文明如洪水猛獸。自新懾於父威。不敢請。乃不待父命而與麗英結婚。另組一小家庭於郊外。其父未之知也。結婚以來。已近三載。生一女曰小新。亦周歲矣。一日。自新聞其父將為之擇偶。憂甚。因與其妻共商於花下。麗英聞之。亦為爽然。既而謂自新曰。君如不獲已而重婚。則將何以處我母女。自新亦以長此遷延。終非上策。遂決計歸與其父說明。

自新歸見其父守禮。父告以將為訂婚於李氏。自新知事急。但初猶囁嚅不敢聲。既乃鼓其勇氣。出麗英之照片。直陳己曾與人結婚。並已生女。翁大怒。立命家中僕役。禁止自新外出。自新與其父爭不得直。憤然出。遇其妹月鴛廊下。具告之。初自新之娶麗英也。月鴛固知之。且與麗英甚友愛。至是乃允為其兄設法。遂密邀余氏諸親戚來。勸翁承認麗英為媳。翁固執如前。謂此等桑間濮上之淫婦。血脈不明之野種。一旦迎入門庭。行將辱及祖宗。堅不可。月鴛百般嬌媚其父。力陳麗英之賢。小新之可愛。翁固愛女者。心為動。乃允先領小新歸。月鴛欣然出。自新知之。欲與同去。為門

房所阻。不克偕。月筠乃獨往。時麗英因自新去後。信息杳然。憂甚。忽見月筠至。喜出望外。月筠告以來領小新意。麗英不忍舍其愛女。示不可。月筠許其在父前盡力設法。誓必於數日內來接麗英。麗英乃含淚囑小新隨月筠行。

錢畏厂者，製造孽緣怨偶之專家也。一日。來謁余翁。翁以自新已在外結婚之事告之。錢思如李氏之婚姻不成。則將坐失「媒老爺」之厚酬。乃獻計於翁。請翁登報否認其子與麗英之婚。翁納其議。報出。於是此事遂遍傳於社會矣。是日。麗英適因事外出。乘電車歸。車中人正在談論報中之啓事。痛詆女德不蔵。麗英不能堪。半途下車。將抵家時。見一鄰婦領一小孩玩於門外。麗英欲抱之。鄰婦急携孩遠避。並加以白眼。麗英回首。見遠處有頑童四五。方拍手對之嘲笑。麗英受此激刺。知不能容於社會。遂決計遠走。至某埠。更名爲周素君

在某校任教職。初，月筠來領小新。小新手中適持一玩偶。臨去時墜於地。麗英拾之。如獲至寶。常藏於懷中。時時取出把玩。吻之偎之。蓋視之猶其愛女也。一日。正在教授體操。玩偶忽自懷中下墜。爲諸生瞥見。麗英大窘。又一日。在教員預備室中。撫摩玩偶。惘然入夢。忽校役來報。上課鈴已搖過十分鐘矣。麗英遂忽忽出。悵惘中誤入另一教室。室中已先有一男教員在。於是又大窘。

自新久困家中不得出。月筠亦久病不起。不得與麗英通消息。自新設計自後門逸出。即至前此寓處訪麗英。至則闃其無人。召租之牌高揭。詢之園丁。始知麗英因不堪社會之指摘。已至某埠訪其同學去矣。蓋麗英臨行時曾告之也。自新聞而大喜。當晚即留一書於其父。亦決然出走。至某埠徧訪各校。最後至麗英所在之校中。晤其校長。時麗英已更名。故校長不知周素君即張麗英也。當自新與校長在校長室談話時。麗英適下課。瀕推門入矣。校役告以室中有客。乃退出。是晚。校長偶與諸教員閒話。談及日間有人來尋張麗英事。麗英聞之。力自鎮定。並在無意間探得自新將於今晚離此。散後。即忽忽赶至火車站。至則鐵柵已閉。遙見火車蠕蠕動矣。乃悵然返。時在黑夜。途遇流氓數人。攔路調笑。正窘迫間。適有少年黃丙禹來。將羣氓驅散。送之回校。自是而後。黃與麗英便成相識。時相往還。久之。黃微露求婚意。麗英恐鑄成大錯。不得已。乃將隱事告之。自新自尋妻不遇。悵然返里後。即任職於某商業機關以自給。每念愛妻。輒爲心灰志頹。

小新年漸長。思母特甚。一日在鏡前。以二假髮球貼於耳畔。視之儼然一新裝少婦。蓋正在效其母照中之裝束也。小新時向其姑索母。月筠無以答。乃誑以母在天上。不久當歸來。某日。偶遊門外。見途中有二兒打架。一兒敗而哭。聲言歸訴其母。小新聞之大感動。泫然自語曰。『人有母可訴。奚我獨無。』悵悵回至後園中。見一老園丁。方以鷄卵置入鷄塒中。怪而問之。園丁曰。藉上天之愛。能將卵孵成雛。鷄可進爲母鷄。兒聞之。似有所悟。是夕。待家人入睡。持母照潛入園中。以照塞入鷄塒。伏於塒側。喃喃祝禱上天。速孵出其母。時天忽大雨。兒猶不覺。禱如故。適園丁因雨來視羣鷄。見兒大詫。即抱之回。兒於時上床睡。朦朧中夢見其母。對之微笑。兒即起身隨之出。迨月筠覺察。喚衆僕四出找尋。得之於屋頂。問之。則曰看見母往天上。故上屋追阿母歸也。

余翁設有一工廠。規模甚大。廠中有工人數千。就中有李萬全者。家貧兒病。無以爲生。而同時衆工人亦與有同病。於是共議請廠主酌加工資。以維生計。當推舉代表數人。往見余翁。正式提出請求。翁嚴詞拒絕。衆遂以罷工要挾。而翁仍堅不肯讓步。衆乃暴動，集工人數

千。蜂擁全廠。斷電線。敗警察。地方秩序。為之大亂。正危急間。忽有大隊憲兵至。遂將衆工人遣散。翁出謝軍官。軍官指身傍一女子曰。若非此婦來報。待我等來時。貴廠早成粉齏矣　月筠見婦。而趨前呼嫂。翁始知救已者即其向所否認之媳婦也。蓋麗英自黃向之求婚後。不敢再留某埠。當即束裝還回。迨火車至時。適工人暴發。因即趕至憲兵營報告也。麗英既見翁。問自新何在。翁泫然曰。自留書出走。已二年矣。至今音信杳然。言時。自新忽至。蓋亦因聞工人暴動而來視其父也。於是一家團敘。越日。黃丙禹追蹤麗英至。投刺造訪。麗英即為家人一一介紹。

翁受東方聖人之遺毒。已不知有所謂人類之至愛。至是乃大澈悟。其心靈中之愛火。復熊熊而燃。知茫茫宇宙間。實充滿無量數愛之種子。開遍愛之花。結滿愛之果。全世界之人類。人同此心。心同此愛。芸芸衆生。皆因此人類之至愛而生存也。於是透澈昔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對廠中工人。大加優待。會五月一日。全廠工人。率其眷屬。在廠前舉行慶祝勞工節。翁出演說。衆鼓掌歡呼。麗英挈小新。以果品分遺諸工人家族。遙見廠之遠處。月筠與黃丙禹譚話正濃。

蝴蝶女郎之劇本

出版者　環球公司

導演者　克勞倫

男主角　瑙門克雷　哈倫

女主角　羅娜女郎　克梨福女郎

劇中人

姊　茜蘭

妹（蝴蝶女郎）　杜娜

少年音樂家　喀郎基

少年富家子　克雷

浪子　孟士

蕩婦　薇娘

第一本

紐約有富家子。名克雷。年少翩翩。風流自賞。所與交遊。皆縉紳閨秀。於是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其家幾無夕不有跳舞會之設。克徘徊其間。頗盼自喜。克亦營商業。其公司中有女書記一。名茜蘭。其父本為名音樂家。逝世後。僅遺兩女。長即茜蘭。次為杜娜。美麗活潑。人咸蝴蝶女郎稱之。茜端重而杜嬌痴。茜姊也而兼母職。遵遺命。使杜習音樂。日有常課。杜雅不願。而但知嬉遊。此固小兒女之常態。不足為杜責也。

第二本

每日五時。茜公事已畢。必急返其家。以視弱妹。克雷與茜交既稔。頗露相愛之意。是日且駕車送茜歸。及門。妹出迎。流麗活潑之態。尤足令克心醉。克既行。茜謂妹曰。予將告汝一好消息。喀朗基來矣。喀為俄國梵琴名手。長身玉立。一精幹之少年也。與茜等之父交甚善。父意欲使杜習琴。故姊妹與喀感情至洽。今聞喀至。乃約喀飯於家。明日茜至公司。克方欲與之言情。杜忽推門入。邀克是晚飯於其家。

第三本

是夕姊妹招待佳賓。備形忙碌。飯後。妹奏梵琴以娛客。姊彈鋼琴和之。一曲既終。衆咸鼓掌。喀亦頻點其首。似許其慧。旣而喀親自登場。喀名震遐邇。今夕一奏。實難逢之機會。衆賓咸屏息以聽。至淒楚處。座中有泣下者。獨克雷則與杜並坐。撚弄其髮辮以為樂。蓋此紈袴之少年。初不解音律為何物也。但自此以後。克遂更傾心於此一雙姊妹花矣。

第四本

克既覺二女之可愛。遂常造其家。每日下午。

杜依時習其音樂。茜則洗手入廚。製茶點以餉克。克亦爲茜之助。儼然有小家庭風味。談笑既洽。克漸吐乞婚意。茜赧然俯首。拈帶不語。芳心一點，早經默認。會杜至。乃輟語。既而杜謂茜曰、觀姊狀。似垂愛於克。然否。茜曰。容或有之。杜曰否。我愛克。我誓必得之。我寧跳足以隨克至於天涯地角而無怨。言已。伏身而哭。茜聞言。大爲躊躇。茜愛妹。寧犧牲其一生之幸福以全妹。因笑慰之。杜乃樂。就與克語。克對此大小喬。本無所軒輊。杜既傾愛于彼。遂承之而勿疑。時忽大雨。二人偎坐園中。衣衫盡濕。而冥然若無覺。茜窗中望見。一腔幽怨。惟有自嗟而已。

第五本

未幾、杜遂婚於克矣。當杜家居之際。每病寒素。一旦嫁得富婿。於是歌舞宴會中。無不有其蹤跡。蝴蝶女郎之名大著。姊以妹放縱逾度。愁然憂之。頗欲規妹於正。顧妹方年少任意。正樂此而不疲。忠言逆耳。竟置不聽。一日。克又設家宴。跳舞之際。衆賓爭奇鬥勝。盡態極妍。杜則携梵琴。就音樂隊前大奏特奏。醉態惺忪。腰肢慵惰。譽之者益稱其媚。毀之者惟有詆之爲蕩而已矣。忽喀朗基至。覩杜狀。深滋不悅。杜見喀至。亦稍斂迹。時喀已稱富紐約。杜因告以不日擬赴其寓學習梵琴。

第六本

杜交遊既廣。亦爲克所不喜。杜有相片二。其一落浪子孟士之手。爲克所暱蕩婦薇娘所見。以告於克。並施挑撥。某夕。遂因慢會。夫婦忽起勃谿。克負氣襆被臥他處。半夜。姊入妹室。則床空人杳。大驚告克。四處尋覓。妹忽自歸、蓋已從孟處將照片索回矣。其任意有如此者。一日。喀在寓開一音樂會。喀登場奏琴。竭其生平長技。茜闌撫鋼琴和之。音調鏗鏘。聞者幾疑此曲祇應天上有也。散會後。喀與闌同步月下。二人相愛之心。此時遂無可諱飾。

第七本

茜歸後。芳心自慰。以初本愛克。爲妹所奪。然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今得喀愛。克償所願矣。詎事竟有不能盡如人意者。明日。喀忽來書。深悔昨宵之孟浪。請茜勿復介意云云。茜閱竟。不覺大慟。而豈知杜又別有用意。再與克鬨。蓋喀本映麗。而美術家另有一種使人景仰之處。於是杜復一易而愛喀。以告於姊。姊大驚。自念命途何舛。己所愛者。妹必奪之。但此舉關係畢生之幸福。且爲妹計。亦勿應棄已婚之夫另有別愛。遂嚴詞責妹。詎妹任意已慣。竟大哭與姊力爭。並言願讓克勿姊。必往依喀。雖跳是以隨之至於天涯地角。亦所勿恤。姊止之，妹竟批姊頰。絕裾而遁。

第八本

時已夜半。茜以妹此行。實爲越禮之舉。急跡其後。時克忽返。見而大疑。再跡茜後。於是先後會於喀處。克盛氣責喀。喀曰。君勿怒。予固無庸與君相辯。凡事問君妻可也。杜因曰。克愛我姊。而喀愛我。故我誓必從喀。克聞言大恚。茜亦失色。喀徐徐曰。我亦有所愛。但所愛者非妹而爲姊。言已。推杜而攬茜於懷。克乃釋然。杜驟受此打擊。急痛攻心。忽然暈倒。克乃抱、返家。延醫診治。醫診已。微笑向克耳語。且向之道賀。蓋杜與克已成不可復離之局矣。克大喜。與杜復言歸於好。而茜遂得適喀。以償其夙願云。

二孤女評論

對於二孤女影片的我見

（續）　（南摩老人）

劇情之佳妙。固肇源於題旨之優美。寫意之深遠。備如上述。然非得表演入化如李麗姊妹。暨

各名角者。當必減色不少。某評論家有言。謂「縱佳好之劇。一上銀幕。以有形無聲之故。美趣減落四之三。苟無表演天才之藝術家。力救其失。則直味如嚼蠟。」洵不誣也。李麗表演之天才。觀衆已於「賴婚」一劇識之。本劇之亨蘭。活現一天眞淳樸之村女。愛妹之誠。溢於言表。細細演來。大足以感動冥頑。扶掖盲妹。身甘百役。携妹赴巴黎就醫。瀕行之際。諷妹曰。「我妹凡百役我。日後目明。我當安坐如貴夫人。我妹其服役我。」言時整衣高坐作貴夫人態。姿勢之佳。直將村女歆動於貴夫人之心情。描繪盡致。而閨中謔浪之私。與夫冀妹復明之忱。胥於一颦一笑中得之。眞可見也。中途下車散步。邂逅侯爵。應對大方。一本至誠。及見彼傖偎薄。邀與同車。立謝以「兒自有車。安且適。」詞令之佳。亦臻上乘。洎夫受擄初醒。一意唯盲妹是慮。「伊目雙盲。斯須離我不得。今去我。其殆矣夫。」急妹之難。重於己身。肺腑之言。聞者興感。及見衆無心肝。乃大呼「諸貴賓中獨無一正人君子耶。」辭色俱厲。如聞其聲。幷剪哀梨。無此俊爽。昔見賴婚片中安娜。當衆戟指痛駡山德森。Sanderson為之心快累日。然猶不及今之片語驚人。漁陽三撾。不斯過矣。再四尋妹。懼急欲絕。求之不得。則綴妹名於椅枕之上。長日燕居。亦必以空椅傍己側。若伴妹焉。雪夜聞歌。疑眞疑幻。淚數行下。窩室樓頭。法廨庭中。兩次過妹。望之盈盈。皆不得近。則跳擲如狂。刀斧莫阻。情境逼眞。觀者咸忘其為戲。街中轞車上。俯首任妹狂吻。神情悵惘。如醉如痴。表演之工。眞入化矣。伯爵夫人存問斗室。婉語微喟。謂汝儕婚事難諧。則僅對以「儂愛渠也，」一言。而柔情萬縷。盡此片語中矣。法庭對簿。官人叩以知罪否。則亦對以「然！然，儂愛渠也。」萬語千言。無以易此。而村女急切中。但攄肝膈之誠。以為應對。嬌憨如畫。不省個泥子。何自揣摹得來。又受范德蘭戒指。方赧然就抱。忽憬於誓言。毅然返璧。及范吻之。又不忍卻。嬌羞之容堪掬。以及丹頓既去。忽省起忘問客之姓名。一種悵惘無俚之情。可稱雙絕。

此外演者如傳姥面人則摟盲女作憐愛之容。陰則力掐臂。俾向人作乞憐語。暨比雷見丹頓與亨蘭小言。不問情由。遽謂「婦人足以使汝墮落。」牽之使去　其陰險。令人指髮。而民人與御軍鬭。比雷但倚窗外望。事成則自居首功。尤足以代表奸人行止。導演人蓋故以示觀者。令發深省。禹鼎鑄奸。燃犀燭怪。何以逾此。

至若暴君既去。市民狂樂。強者任意狂暴。捉街頭婦女。頓頓亂舞。聲聲言「今無法律矣。今無法律矣。」亨蘭被挾。幾不自免。此中實寓無限之深意存焉。觀者不容忽之也。又若街頭歌女。狂放如痴。攝影者分部攝映裙腿靴足。夫豈無故哉。

獄吏喫菓得金。任意縱放。此眞諷世絕佳之情節也。君主民主。官吏之不肖一也。

今劇幾無時不見亨蘭墮淚。深人酸楚。而時時插入皮卡之滑稽。令人發笑。尤見編劇人心細如髮。顧慮周詳。不可多得者也。劇情之構合。大都自然。如棄嬰投之教堂前。以教堂人多好善。必有拾者也。亨蘭父之荷女而出。方欲棄之。及聞雪中兒啼。頓覺不忍。匪惟欲棄者不棄。而且抱遺嬰俱還。藉以明人性本善。苟為窮苦所廹而為惡。勢非得已。一動於不忍之心。則善念自萌。迨歸後吻抱始見兒懷中金錢。隱寓為善必有厚福之意。設令亨父先見囊金。則全劇不足觀矣。又如露汝失姐。顚頓摸索而前。奔臨溪水。厥況至險。而以磨刀人出而救之。蓋臨溪磨刀。情節極為自然。苟易以他人。又何足觀。又如露依之母改醮伯爵。隱祕不宣。何由更睹嬌女。今由范母姑氏。一問存所愛。因而獲知其女事跡。與夫伯爵一怒。先後下范及亨蘭於獄。夫人乃踞吐隱衷。伯爵遣皮卡賚赦書任釋。亨蘭以革黨破獄先出。范亦遭赦釋。不然范所繫獄。距京師遠。何由得知內事。何由出獄。又何由有人囑渠易服改裝。藏金菓內。以啖獄吏耶。

最後一幕。大團圓。為編戲者迎合觀衆之意而

設。不足論也。然多羅吉舒之藝術。於扮演目明之後。一顰一笑。倍足動人。殊不可忽。編者之意。則著重在銀幕上文字。蓋大書「暴民日以殺人為事。迨比雷亦被擁上斷頭台。後國事乃日臻昇平。」云云。深人猛省。固足多也。美中不足者。何必令李麗一上斷頭台。而令裘爾與司刑者鬨。以待救者之至。又何必有方納授意己黨。關門而阻丹頓之行。雖曰以示方納之奸。然亦畫蛇添足矣。故故著驚人之筆。以動觀者。固編影劇者之慣技。恐意不若節去關門攔道一層。而於李蕙至斷頭台下被挾上梯時。赦書適至。較為自然也。

至於佈景一節。編者耗鉅量之金錢。以快意逞奇。經長時間之研究。自無不佳。而古國衣冠。舊日城池。一一復見於今日。亦殊煞費經營矣。

評「二孤女」（譯名皆照真光劇場原譯）

盧壽水

「二孤女」Orphans of the Storm 一片，既脫胎於美國名劇 Two Orphans 則其劇情之佳妙，結構之奇特，皆在意中，價值如何，當然毋庸吾人再為之吹噓，惟既云評矣、勢不能含此就彼，側重一方，劇情，伶工，皆須兼顧，故吾人之所欲言者，乃就其主義思想之所在，與夫該片與各方面之關係，而旁及其導演者之手段，與主要演員之表情，茲分述於后，

「二孤女」之主義與思想

「二孤女」Orphans of the Storm 一劇，人皆知其為美國思想之劇，演美國主義 Americanism——即基督教國之民主主義 Christendom's Democracy 恰到好處之劇，信然，蓋專斷淫威，既所不取，革命流血，亦痛加擯斥，純以博愛平等為基礎，以法律人道為保障，其開篇引語，即謂有法蘭西貴族專制之殘民以逞，斯引起法蘭西無產階級之革命流血，吾美國宜引以為戒而避免之，故全劇立意，皆着重愛字，如貧民迫於生計，本欲棄其親生，而感於雪中棄嬰，心即不忍，反攜二嬰以俱還、少年貴族范特蘭之解囊賑貧，拔劍救弱、磨刀人裴爾為抵抗强暴，大義滅親，與夫亨蘭之冒險救丹頓於危，丹頓之竭力營救亨蘭與范特蘭於後，此皆人道之愛也，亨蘭之非俟妹目復明，誓不嫁，天性之愛也，范特蘭之婚姻不自由毋寧死，戀愛之愛也，凡關於愛字方面，包羅殆遍．且又極力鋪張社會不平之罪惡．作相對之陪襯，用以闡發愛字之真義，無一處不是提倡博愛人道主義，又無一處不洒滿同情之血淚，而於描寫革命流血之悲慘萬惡時，尤不惜痛下鍼砭，醉心革命者，可以休矣，雖然，更有一事焉，為觀者最易忽略，而事乃分外重要，此事為何，蓋即隱寓武力雖可寶貴，而有時又實足以毀法也，當丹頓求得赦書後，恐途有所阻，乃帶武士隨行，果也彼陰險之傑恩，沿途皆伏障礙，設此時之丹頓，若無武士為之斬關，奪路以行者，雖求得一紙赦書，亦終不能救亨蘭與范特蘭之死，此處蓋先寫武力之可貴，同時，磨刀人裴爾攪亂法場，刀刺行刑者，依法則當死，雖謂迫於義憤，情有可原，然未經法判，終不能逕自釋放也，而當時丹頓謂行刑官曰「此子亦須寬赦」Release this boy. 行刑官初猶不承，繼見台下與丹頓隨來之武士，皆虎視耽耽，不覺亦心懾而屈服，此處描寫武力毀法，含而不露，寓意之深遠，關係之偉鉅，又豈尋常著作之所能望其項背也邪，故（二孤女）Orphans of the Storm，一劇者，提倡人道之劇也，—提倡博愛平等之劇也——反對革命流血之劇也——反對武力毀法之劇也，蓋所謂「社會問題」而兼「政治問題」之劇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高貴尊嚴」Royal. 之劇，又豈僅洋洋大觀，美國藝術之靈魂而已哉，論其真價值，實可云無限，Limitless，陸百萬美金，又奚足奇，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